

国学新读本

贞观政要

苏士梅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贞观政要

苏士梅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苏士梅注.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7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5649-2457-7

I. ①贞… II. ①苏 III. ①典章制度—中国—唐
代 ②《贞观政要》—注释 IV. ①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5738 号

责任编辑 孙增科

责任校对 吴红霞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

道德的衰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了满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了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简明扼要地进行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

会读者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这些国学典籍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目 录

序	李振宏 (1)
《贞观政要》通说	(1)
一 吴兢和《贞观政要》	(1)
二 《贞观政要》的史学思想	(32)
三 《贞观政要》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	(41)
四 《贞观政要》的历史影响	(60)
五 《贞观政要》及相关文献的阅读	(65)
六 校注说明	(79)
《贞观政要》简注	(80)
上贞观政要表	(80)
序	(82)
卷一	(83)
君道第一	(83)
政体第二	(90)
卷二	(105)
任贤第三	(105)
求谏第四	(118)

纳谏第五.....	(123)
直言谏争(附).....	(132)
卷三	(146)
君臣鉴戒第六.....	(146)
论择官第七.....	(150)
论封建第八.....	(159)
卷四	(169)
论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69)
论尊师傅第十.....	(172)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77)
规谏太子第十二.....	(182)
卷五	(195)
论仁义第十三.....	(195)
论忠义第十四.....	(197)
论孝友第十五.....	(205)
论公平第十六.....	(206)
论诚信第十七.....	(211)
卷六	(225)
论俭约第十八.....	(225)
论谦让第十九.....	(227)
论仁惻第二十.....	(229)
慎所好第二十一.....	(230)
慎言语第二十二.....	(232)
杜谗佞第二十三.....	(234)
论悔过第二十四.....	(238)
论奢纵第二十五.....	(240)

论贪鄙第二十六·····	(245)
卷七 ·····	(250)
崇儒学第二十七·····	(250)
论文史第二十八·····	(254)
论礼乐第二十九·····	(257)
卷八 ·····	(270)
务农第三十·····	(270)
论刑法第三十一·····	(272)
论赦令第三十二·····	(280)
论贡献第三十三·····	(284)
禁未作(附)·····	(286)
辩兴亡第三十四·····	(287)
卷九 ·····	(290)
议征伐第三十五·····	(290)
议安边第三十六·····	(301)
卷十 ·····	(308)
论行幸第三十七·····	(308)
论畋猎第三十八·····	(309)
论灾祥第三十九·····	(312)
论慎终第四十·····	(316)
参考书目 ·····	(325)

《贞观政要》通说

一 吴兢和《贞观政要》

（一）吴兢的史官经历

吴兢是我国唐代与刘知几齐名的伟大历史学家，其著史以“叙事简核”“秉笔直书”见称，世称“良史”，号“当今董狐”。吴兢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起任史职，前后近30年，参与皇家史馆多种撰述。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后，虽不再任史职，但仍致力于史书撰述，直至辞世为止。吴兢倾毕生精力于史书的修撰，著述颇丰，但让后人了解其学问、品行、事迹的史料记载却寥寥无几，仅可从《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吴兢传》《新唐书·吴兢传》《新唐书·艺文志》《贞观政要·序》《上贞观政要表》《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著述中窥探其大概。

1. 励志勤学，博通经史

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①，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

^① 一日总章二年（669年）。

(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他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器重。据《旧唐书·吴兢传》记载,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①。《新唐书·吴兢传》记载:吴兢“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二人者当路,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②。

关于吴兢的幼年生活,史料记载不详,但两唐书本传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那就是青年时代的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少厉志,贯知经史”,“有史才”。这些说明,吴兢从小就立志于钻研史书,又非常勤奋好学。而且从本传记载看,吴兢是因深得魏元忠和朱敬则的赞赏而荐入史馆的,没有获取过科举功名,这至少也说明,吴兢的学识与其家学渊源有重要的直接的关系。考诸史料可知,吴兢乃吴氏始祖周代泰伯之后,是季札第47代孙。泰伯、季札皆为历史上至德贤能之人。吴兢的汉代先祖吴恢、吴祐^③也都是正史上有记载的人物。《后汉书·吴祐传》及《通志》记载: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吴祐年二十,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政唯仁简,以身率物。祐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后汉书·循吏传·序》盛赞曰:“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

①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2《吴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2页。(本书中下文所引《旧唐书》,均为此版本)

②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32《吴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5页。(本书中下文所引《新唐书》,均为此版本)

③ 根据唐代林宝所著《元和姓纂》一书记载。

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①。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②祐长子凤，官至乐浪太守。少子恺，新息令。凤子冯，颍阳侯相（颍阳，属汝南郡）。皆有名于世。吴兢的父亲也曾在唐朝任职。可见，吴兢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并受勤勉为学、政唯仁简的世风熏陶，这为吴兢的为学和从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才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士（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③。可见，吴兢的家学渊源与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是密不可分的。现实的环境，家庭的条件，社会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于吴兢后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来说，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2. 仕途顺畅，久居史官

《旧唐书·吴兢传》曰：“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左庶子。居职殆三十年。”^④《新唐书·吴兢传》也记载曰：“吴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二人者当路，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改右补

① 颍川四长：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羸长，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荀淑等皆颍川人。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6《循吏传·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57页。

③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叙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页。（本书中下文所引《贞观政要集校》均为此版本）

④ 《旧唐书》卷102《吴兢传》，第3182页。

阙。……累迁起居郎，与刘子玄、徐坚等并职。……寻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兢驰驿取进梓宫。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终丧，为太子左庶子。……累迁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宝初，入为恒王傅。虽年老衰痿甚，意犹愿还史职。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①

以上史料大致记述了吴兢一生的仕宦经历：吴兢于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历经武周、中宗、睿宗、玄宗等时期，一直从事史书的修撰工作，居史馆任职近 30 年，可谓“久居史官”。其间虽然因遭遇父母丧辞官居家以及出为台（今浙江临海）、洪（今江西南昌）、饶（今江西鄱阳）、蕲（今安徽蕲春）等州的刺史，基本上没有大起大落，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

吴兢一生仕途虽然顺畅，并久居史官，但修史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他有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表奏。吴兢在辞职表中曰：“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别就他官。”^②吴兢这一次请辞是在任史官十七年时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让夺礼表》《第二表》《第三表》）坚拒起复史职。唐代另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吴兢的好友刘知几也曾多次请辞史官，并在阐述辞职理由时 also 说过：“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③刘知几、吴兢都是嗜史如命之人，为什么会出现请辞史职这一状况？考诸

① 《新唐书》卷 132《吴兢传》，第 4525～4529 页。

②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 298《乞典郡表》，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3020 页。（本书中下文所引《全唐文》均为此版本）

③ 《旧唐书》卷 102《刘子玄传》，第 3168 页。

史料,不难发现个中缘由,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①。正如高宗时侍中韦安石阅时任正谏大夫的朱敬则撰修的国史时所叹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②让“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的史官,在高宗时其权重已不为世人知之,而刘知几、吴兢时期的修史环境则更加糟糕,史馆庸才充斥、监修弄权,史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③。从吴兢的第一份上奏表看,从“掌史东观,十有七年”推算,以其长安三年(703年)任职直史馆算起,至开元七年(719年)恰恰十七年,正是张说以并州长史兼修国史之际。吴兢所说“久妨贤路”,欲辞史职,与张说兼修国史不无关系。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能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仅从他三次所上的表文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的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④，“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⑤。这可以看作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加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别撰本朝国史,以申

①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1《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18页。(本书下文所引《史通通释》均为此版本)

② 《新唐书》卷115《朱敬则传》,第4217页。

③ 《新唐书》卷132《吴兢传》,第4528页。

④ 《全唐文》卷298《第二表》,第3021页。

⑤ 《全唐文》卷298《让夺礼表》,第3021页。

明自己的史学主张。他在开元十四年(726年)上奏唐玄宗,透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知,二十多年间,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其中《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也非常自信,正如他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所进的上疏所言:“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①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吴兢在处处受牵制的史馆,无法正常行使史官的责任,也只有辞职、私撰国史才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

3. 卸任史官后,仍修史不辍

吴兢在卸任史官、服丧居家以及外任期间,从未间断过修史活动。神龙年间(705~707年)吴兢“以母丧去官”,“停职还家”,但在此期间,吴兢一直没有停止修史,正如其在开元三年(715年)服阙后的抗疏中所言:“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余功。”^②开元十年(722年),吴兢因父丧而再次解职,服丧结束后,未重任史职,而是任命为太子左庶子。这一变动使吴兢深感不安,盖与其在长安、景龙年间撰写的《唐书》《唐春秋》还没有完成有关。这从他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所上的疏中可知,他说:“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大隋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

① [宋]王薄:《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99页。(本书下文中所引《唐会要》均为此版本)

② 《旧唐书》卷102《吴兢传》,第3182页。

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①这一段文字表明:吴兢在第二次居丧期间,以及在他停止史事、任太子左庶子期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总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史书的著述工作。

在吴兢一生的仕途中,他还有任台州(今浙江临海)、洪州(今江西南昌)、饶州(今江西鄱阳)、蕲州(今安徽蕲春)等州刺史的经历,在卸任史官、外任刺史期间,吴兢也一直没有间断修史。《旧唐书·吴兢传》:“(开元)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②司马、长史,唐时为州刺史佐官,刺史为地方一级行政主管,公务应该比较繁忙,但吴兢一直不忘修史工作,自开元十七年(729年)出为荆州司马,玄宗皇帝特许其以史稿自随,后又任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和相州长史,这期间史稿应该是一直跟着他,直到撰成为止。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吴兢的著作主要有: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前,萧嵩奏取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前,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续修《国史》,修订《唐春秋》三十卷;天宝七年(748年)前,入为恒王傅。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

由此可知,吴兢的诸多史学著作,多是在外任期间完成的。从“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也可看出端倪,通常,“加银青光禄大夫”总是与其人在某方面有功劳相关。此时则应当是吴兢续修国史有功,才得以嘉奖。也就是说,吴兢在卸任史官之

① 《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第1099页。

② 《旧唐书》卷102《吴兢传》,第3182页。